

对周围事情的兴趣

虽然张良在国内上学,我对英国的教育也很感兴趣,想知道国内的教育与英国的教育有什么差别。所以,只要有机会,我总是与英国同事讨论英国的教育。

在英国,学生考试答对80%,就是最高成绩A。老师不在乎考试成绩有几个百分点甚至十多个百分点的差别,那一点考试成绩的差别不说问题。老师鼓励学生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更多的知识。有一次,我告诉查理,张良为了把成绩从九十五分提高到九十八分,每天要做几小时的家庭作业。他非常吃惊,不理解为什么要求学生会解答所有的题。他说英国的小学生几乎不做家庭作业,认为小学生做家庭作业不是个好主意。

看到英国的读书条件,特别是英国学校教育学生的方法,我觉得英式教育对张良更合适。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是张良能早点到英国来读书。我想,如果张良在我身边,我要把培养他的能力放在第一位。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九九三年我太太先来英国。一九九四年的初夏,我太太回国接张良。五月一日他们抵达伦敦西直罗机场,我没有去机场接他们,他们是乘坐长途客车的南安普顿市。我有三年多没见到张良了,不知道他长多高了?身体怎么样?我急于想见到他们,所以我提前半小时就驾车到了车站。好不容易等到客车进了站,当我见到张良时,却他很失望。张良长高了很多,但脸色苍白,身体羸弱,见到我时也不说话,如同陌生人,远

成长故事

张兴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介绍了一个普通的小孩张良在国内和英国受教育的经历。张良在国内上了两年小学后,到英国的公立学校上小学和初中,后来获得奖学金,进入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这所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学校上高中。到目前为止,他大概是温切斯特公学唯一的一个获得该奖学金的中国内地小孩。毕业时,张良考进了剑桥大学。

不是我离开时的那个样子。我的记忆中张良很活跃,特别爱说话。我出国前,有一次我们乘公共汽车进城,他坐在售票员的票台上。那时他会认一点字,所以一路上每到一站,他就认站名。到了朝(chao)阳门时,他大声读成朝(zhao)阳门,引起周围的人哄堂大笑,他还问我别人笑什么。我和他在一起时,他总会有很多问题。没有想到仅三年的时间,他不但身体不好,连性格

都变了。我原想,他到了英国,肯定对任何事情都觉得新鲜。结果他好像对周围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

其实,这也不奇怪,六七岁的儿童,每天做那么多的家庭作业,没有足够的时间休息,也没有足够的户外活动,体质怎么会好!怎么会对周围的事情感兴趣!比起同龄的英国小孩,张良的体质实在太差,性格也太内向。

张良来英国后不久,我们开始考虑他的上学问题。根据英国一九四七年的“教育法”规定,每个儿童要接受义务教育到十五岁。从一九七二年起,义务教育的年龄提高到了十六岁。刚开始我们认为,义务教育仅仅是英国政府要为每个学龄儿童提供免费教育。实际上这个法律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每个家长或儿童监护人有责任保证儿童上学,否则就是违法,所以我们就尽快给他报名上了学。

英国的小学都不大,但数量多,几乎过几条街就有一个。原则上只要有空位,可以在附近的任何一所学校上学。不管你是英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管你是从一个学期的开头还是从中途插班,当地的教育部门都得解决上学的问题。

南安普顿市有二十一所公立小学,接受四~十一岁的儿童入读。张良来英国后,我们搬到了大学的教工宿舍,在南安普顿市的边缘。离我们住所较近的有三所公立小学,其中的两所靠城里,另一所靠城外。靠城里的有一所小学是一所中心小学,教育质量较好,但离我们住的地方较远。最后我们选了离我们最近的那所小学,名叫曼思桥(Mansbridge)小学。

走进解放区

这天来到晋东南一个山区城市——长治。

解放军的那位军官,邀约邱行湘逛街,走了十多天的山路,看到这样一座城市,他顿觉豁然开朗,耳目一新。城市建设,虽不及洛阳精美,也还整齐大方。农民、商人、市民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正午时分,赶集者仍有增无减,显示着解放区大后方的安定与繁荣。在长治城最大的一家饭馆里,解放军军官请客,邱行湘也不推辞,美美地饱享了一顿口福。这天是邱行湘被俘以来,精神最振作的一天。正所谓乐极生悲,待他傍晚回到宿地时,终于掉下一排泪珠来。

不是军人无眼泪,只是未到伤心时。这些天来,特别是一到晚上,邱行湘总是想到他的206师官兵。从阳城出发,路上还不时可以见到他们,哪怕是一张陌生的士兵的面容。到晋城后,他就发现206师官兵愈走愈少了。现在到了长治,到了一个新的夜晚,他突然发现,全部俘虏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他感到一阵空前的寂寞和绝望。夜色之中,惟有将满腔情思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这个人就是他的政工少将处长赖钟声。这是个刚满三十岁的戴着眼镜的白面书生,高大俊秀。山东烟台人。1945年,抗战末期,重庆危急,响应蒋介石所谓“一寸山河一滴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参加青年军。后被选入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校长蒋介石,教育长蒋经国)研究部第一期学习。他和他的同班同学王升、陈元、李焕,是蒋经国



纪实文学

黄济人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友情推荐

在公安部的协助下,著名作家黄济人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神秘的公安部功德林战犯所的真实全貌。本书以原国民党战犯邱行湘的被俘和改造为线索,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康泽、文强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这个比军事战场上更为炽热、复杂和漫长的决战中改造从新的内幕。

的得意嫡系门生。1947年底,接任国民党青年军整编206师政工少将处长,随邱行湘由南京赴洛阳作战。

邱行湘是在第二次受蒋介石召见后,去蒋经国的官邸(励志社)辞行时认识赖钟声的。在蒋经国的身旁,一边是蒋介石亲自挑选的武将,一边是蒋经国精心栽培的文官。军政一体,文武并进,洛阳之战把他们两人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到洛阳后,他们挤到司令部的一间小房,抵足而眠,

童骁骑假释

七月初七,童骁骑假释。许半夏去接他的时候,并没有像电影中经常演的那样,等在阴冷森严的大铁门前。那个位置属于许半夏新买的白色桑塔纳2000。许半夏则是愉快地坐在某长的办公室里,享受着凉快的空调,白里透红的胖脸上满是笑意。会有这样的好事并不是天上掉馅饼,只因为办公桌右侧的一个抽屉这几年来多次笑纳了许半夏的烟盒。

一会儿,童骁骑穿着整齐地走了出来,白色短袖与烟灰色裤子搭配得非常得体,衬着他从军营里训练出来的挺拔身材,除了头发乱些,在外人看来,是个无可挑剔的白领。

许半夏与这几年探监时认识的朋友一个个握手道别说“再见”,然后走了出来。童骁骑看到门外的新车,微笑着道:“老大,换车了?看来形势一派大好啊!”

许半夏打开车门,然后伸手为童骁骑打开副驾的门,这才道:“这车还是小,等哪天买辆美国车,那车身才宽敞。”

童骁骑提醒道:“老大,门口有领导在跟你挥手道别。”

许半夏瞥了一眼,冷笑道:“再见?再什么见,这鬼地方请我都不会再来。”可发动起车子后,还是一个溜转,滑到挥手道别的人面前,满面笑容地摇下车窗。笑脸迎人,这是许半夏从十七岁暑假带着舅舅跑服装生意起就明白的道理。

“阿骑,我给你在宾馆开了个房间,你去洗一下晦气。下午我们得赶去杭州,参加个订货会。我们这种做小本

商战小说

阿耐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从浙江收废旧钢铁开始,许半夏一心想进入钢铁行业,面对国有大型企业、外资企业、外省钢铁企业、本地小钢铁制造企业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许半夏巧妙利用这些企业之间的关系,周旋于各关系的关键人物之间,寻找商机。在“哥们”童骁骑和小陈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建立了在圈子内的信誉,完成原始积累……

生意的,如果去晚了把人家从饭桌上拖下来给我们办登记,还不得给人用眼睛白死。现在是九点,十二点我给你打电话,你不许拖延,立刻下来退房,别等我去砸门。”

说话间,许半夏开房的宾馆已经在望。许半夏本来是懒得上去的,可是给童骁骑买的衣服、裤子、鞋子、领带、内衣等等拉拉杂杂一大堆,只有帮着拎了个鞋盒子。

打开房门没走几步,童骁骑意外地发现里面床上已经倚躺着一个妖娆的女子,穿着

非常凉快。童骁骑不由得止步,看着跟着进门的许半夏瞪目结舌,“老……大,不是吧,你连这也想得出来?”

许半夏眼皮都不抬一下,更别提脸红了,“少跟我装正经,你以前那些发廊妹女友有她好看?说定了,十二点你自己下来。”说完便孔武有力地走出去,顺手帮童骁骑带上门。

距离与童骁骑约定的十二点还差一刻钟,不过看见童骁骑已经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地站在大堂上。许半夏过去,伸出肥厚的小手一拍童骁骑的背,道:“走,去二楼吃饭。阿骑,今天一起去杭州,还是老规矩,不许说我读过大学。我们这一行的老板没文化的居多,我是女人又是大学毕业的,酒桌上会与人又搭不上话。”

童骁骑赔笑道:“老大,我好久不摸方向盘,手痒,等下还是我来开车吧。”

许半夏只是拿眼睛斜睨着童骁骑取笑:“我倒不是怕你无证驾驶路上查出被罚,只担心你刚才太过尽兴,两只脚没力气踩刹车。”连童骁骑这个男人都觉得不好意思,嘻嘻笑着没话可讲,好不容易才想出一句:“老大,我进去的时候,货运不是都由外地车在做吗?本地车每年要缴那么多费,哪里竞争得过他们?”

许半夏边走边道:“怕什么,蛇有蛇路,蟹有蟹路,他们外地车逃他们市的养路费、管理费,但是我们的过桥费、过路费都得实打实交。我已经跟走海路的收费站朋友说好了,我们就每月上缴个固定承包数,多跑几趟,跟他们外地车的货运成本也差不多。别担心,我会给你铺路。”有许半夏这句话,童骁骑信心百倍。谁不想有一番自己的事业?

屈辱

谈话笔录 15

问:我们知道你是好孩子,还是三好学生。妈走了你很难过。你很爱妈妈,是吗?

答:妈妈是好人。我当然爱她。

问:你能说说她怎么好吗?不要哭,跟阿姨说。

答:你们出门问问就知道了,随便问问谁。

问:你生的病,要花很多钱是吗?

答:妈妈早就想死了。要不是为了我,她活不到今天。

问:你知道那本书里的钱是假的吗?

答:知道。

问:留着假钱是干什么用的?

答:那是我们家的纪念币。她说今天倒霉了,这两张是假钱。

问:还说什么没有?

答:妈妈说,咱们不能拿出去用。妈妈说,咱们不能做害人的事。妈妈说,咱们再穷也不去害别人。妈妈还说……

问:今天就到这儿。你是好孩子。

×月×日

今天在路上碰见刘师傅,他坐在一辆平板车上,撵得飞快。这种车从前我们用来拉煤球,几块木板钉四个大轴承那种小车。现在他改装了,轴承换上小胶皮轮,拿手摇,还带刹车。这家伙干什么都能干好,只要他想干。

他说,他们组织了一个互助会,都是几家老厂的下岗工人,大家互相帮助,问我愿不愿参加。他说他现在想通了,要干点正事,发牢骚、蛮干、破罐子破摔都不是办法。看来他对从前的莽撞有点后悔。我问,是不是想让我捐点钱?他就笑了,说你想哪去了,以后

悬疑小说

曹征路著

小说选刊友情推荐



下岗女工倪红梅死在了出租房内,死因不明。警察从出租房内找到两本笔记本。在她的日记中,她懂事又多病的女儿艾艾,她的朋友阿红、阿月、肥肥,以及追求她的老梁头相继出现。倪红梅到底死于何因?

如果谁有困难,需要捐再捐,现在主要是建立联系,通通信息。这就犹豫了,答应想想。

其实让我捐钱我反而愿意,经历了那些伤痛,我现在特别理解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开口求人难,人不到逼急了谁愿意开口求人啊?可是手一伸你腰就弯了,而且再也直不起来,永远直不起来。但让我参加互助会就不行了,我哪有时间跟他们互通信息呀,再说我的身份对他们也不好。我没把手机号留给他。

刘师傅是个好人,敢作敢为,人也聪明,这我知道,可这

朝夕相处。他们一起在洛阳206师交接大会上,接受全师官兵的欢呼;他们同车去龙门石窟,在佛像前默默祈祷。……赖钟声经常到部队演讲,把蒋经国在重庆浮图关青年干部学校时,每日早操后的训词——“如果我们和共产党的斗争失败了,那么我们哪怕退到喜马拉雅山还是要和共产党斗争到底”,传播到每个青年军士兵的心底。他钦佩比他小十岁的赖钟声,不仅有学者的头脑,更有政治家的抱负。

邱行湘也有看不起赖钟声的地方。那是在洛阳危急之后,他的怨言很多,懊悔不该来洛阳送死。但是此刻,邱行湘完全原谅了他——他毕竟是第一次听见炮声。

被俘以后,邱行湘意外地在新安镇看见了赖钟声。他大声武气地跟赖钟声打招呼,赖钟声却诚惶诚恐地相视无言。邱行湘曾经因为赖钟声声家庭贫困,写信给在赖钟声老家烟台地区驻防的国民党同僚李弥,要求多加照看,为此赖钟声感激不尽;而今,新安镇上,邱行湘又担心赖钟声本人饥饿,抓了一只烧鸡,四个鸡蛋,递到赖钟声面前,赖钟声却只收了一个鸡蛋,摇摇头走开了。邱行湘本指望后会有期,可现在——从新安起,他与赖钟声天各一方,他到哪里去了呢?

翌日续程。三月下旬,邱行湘来到他的目的地——河北省武安县黄埔村。他品味着这个村庄的名字的时候,更是酸甜苦辣一下倒了出来。黄埔出,黄埔入,黄衣永世伴黄土。他双目紧闭,两手轻合,虔诚地期冀在这里给他留一块小小的风水地……

人有点轻浮,不大稳当。从前厂里没一个干部他能看得惯,动不动就说外国好,人家国外企业是这样搞的吗?好像他刚出国考察回来。在他看来从厂长到科长没一个好东西,经常编出点故事来恶心他们。但刘师傅技术好,人家也拿他没办法。厂里女工多,他一来车间里就会热闹,来点新闻来点笑话有时还来点恶作剧什么的。那时大伙儿也爱逗他玩,说刘师傅刘师傅,又从哪国考察回来啦?

现在我说他其实也在说我自己。我还是自己单干,自己对自己负责,我也不拖累任何人。我现在还不老,还能卖钱。我能做一天是一天,能余一点是一点,债虽然还清了,可艾艾还有将来。等有一天不能艾艾了,我会痛痛快快地死,绝不拖累艾艾。我已活够了。头天阿月过来说,有个从前在酒店里认识的炮友来找她,说有个大单,要两个人,陪一晚给500,问我去不去。我问去哪儿,她说是一个大机关,而且是过夜的。我想艾艾明天开学,我答应去见她老师的,犹豫半天还是让给阿红去了。谁也没想到,她们一去就出了事。

肥肥过来说,快去看看吧,阿红一身肉都烫烂了!阿月也烫伤了,但轻得多。她哭着说,不知道啊,我哪知道啊?那个小头头,从前也人模狗样的,不像这么孙子。开头我还以为那老头真的有料呢,连他们都给他摆两大桌,谁知是这么个老妖怪。

女人的身体并不金贵,也不像歌里唱的是什么仙境,什么生命源头,说这话的一般比较有钱,还想有更多的钱。她们也许是高级娼妓,我们只是下等娼妓。可下等娼妓也是人,凭什么受到这样的虐待?